

中华历代帝王传



新太祖

# 王莽传



曹金洪◎编著



团结出版社

中华历代帝王传



新太祖

# 王莽传



曹奂洪◎编著



团结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太祖王莽传 / 曹金洪编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26-3752-8

I. ①新… II. ①曹… III. ①王莽(约前45~23) — 传记 IV. ①K827=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6325号

---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 155×220 毫米 1/16

印张: 22

印数: 3000 册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126-3752-8

定价: 29.00 元

# 前 言

悠悠几千年，纵横五万里，站在中国文明辽阔而又源远流长的历史天幕下，仰望着令无数人叹为观止的帝王的流光溢彩的天空，尽阅朝代更迭的波澜起伏，无处不闪耀着先人用心、用生命谱写的辉煌。

封建帝王是历史的缩影，自嬴政以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或以盖世雄才称霸天下，或以绝妙文采震烁古今，或以宏韬伟略彪炳史册，或以残暴不仁毁灭帝业，铸就了一部洋洋洒洒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帝王史……

恍然间，我们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碎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耍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王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草根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皇帝与权臣操纵于鼓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舰舵，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虽然他们已是昨日黄花、过眼云烟，但查看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会“坚定”地摇着头回答：“NO！”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帝王”等于“正统、严肃”，这些东西早被当年的历史考试浇到了冰点！尽管明知“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也再没有耐心去研读、探索那些“枯燥”的帝王传了。其实，历史并不是课本上那些无聊的年份表，帝王传也不是人物事件的简单罗列。真实的帝王生活要丰富得多，有趣得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读者心甘情愿地“抢读”帝王传，本套图书精心挑选了在历史上影响力颇大的帝王，突破了枯燥无味、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一种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峥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轶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如果本套图书存在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人类的生命短暂得微不足道。因此，在这有限的时光中，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多学知识，少走弯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 目 录

第一章	王家有女初长成	皇室太子选良娣	1
第二章	诞龙子稳坐后宫	寻伴读王莽入宫	17
第三章	观斗兽险惊御驾	护龙体冯媛挺身	30
第四章	无才能储位欲堕	史进言终登大宝	42
第五章	出宫廷落魄豪门	拜名师初露锋芒	55
第六章	败风气外戚奢靡	仗国政皇帝纵容	73
第七章	闻声名王凤识英	抗政敌王莽划策	91
第八章	终后事榻前封官	结新友兄弟立志	107
第九章	汉成帝出宫寻芳	赵飞燕姐妹专宠	123
第十章	好计谋于得圣心	借龙种飞燕折翅	139
第十一章	表兄弟争做司马	初上位大展宏图	153
第十二章	友送别旁观朝政	蛰新野王莽整家	178
第十三章	好男风董贤受封	送哀帝王莽复位	193
第十四章	掌实权重振朝纲	选皇后加封国丈	209
第十五章	起内讧王莽杀子	帝懵懂强封宰衡	223
第十六章	加九锡满朝欢腾	送少主王莽摄政	238
第十七章	抗假皇各地起兵	得封赏劝加皇袍	254
第十八章	受符命立新代汉	出新政步履蹒跚	269
第十九章	夺江山刘氏起义	抖威风边塞狼烟	283
第二十章	平忧患借助旁门	建大军只是空想	299





第二十一章	叛亲父太子窃香	恐赤眉大军逃亡	315
第二十二章	乱投医大选佳丽	战昆阳刘秀扬威	328
第二十三章	信误传刘歆叛莽	悲大新王莽丧命	337



## 第一章

### 王家有女初长成 皇室太子选良娣

追溯历史，王莽的人生轨迹，可能并不是人人都很了解，但如果提到王莽的姑姑王政君，很多人或许会有些印象。王政君是王莽走上皇位的一位重要的见证人，也是一个推动者。所以要了解王莽，首先从王莽的姑姑王政君说起。

王政君是汉元帝刘奭的皇后。刘奭驾崩之后，她以太后的身份主持朝政，而且她寿命还特别长，先后熬死了四个皇帝，主持国政六十多年，她执政期间也是外戚宦官专权的鼎盛时期。

其实，王政君的出身并不高贵，能当上皇后可以说是出于一种偶然或运气。王政君的长辈中出的最高官员，也就是她的爷爷王翁孺，曾经当过汉武帝的绣衣御史。绣衣御史又称绣衣直指，在履行职责时身穿绣衣、手执斧钺，因此又简称为绣衣。

不过老先生当了半辈子的小官，到头来还是被撤了职，手中无权，阿猫阿狗的也敢来欺负他。为此，跟老家东平陵终氏家族闹起了意见，又惹不起，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一家子带着财物抱着水缸、端着尿盆，浩浩荡荡开奔魏都元城委粟里，到那儿安家落户去了。王翁孺好歹也算是官场里滚过来的人，以他的才干。怎么可能安心以尽终身呢？何况当地又正缺基层官员，就请他出任了三老的职务。王翁孺有个儿子，叫王禁，也就是王政君的父亲、王莽的爷爷。这家伙年轻时候在长安读过书，也当过一阵子廷尉史的小官。廷尉史是廷尉的属吏，主要职责也就是抄抄写写，偶尔也参加一些案件的审理工作。

王禁虽然官不大，但因为和自己学过的挺对口，干起来还满有兴







趣，而且雄心勃勃，王莽虽胸怀大志，倒也信奉一条古训：“成大事者不必拘小节”。因此，在酒色二字上也就十分用功，光姨太太就娶了好几个，弄璋弄瓦地给他生了不少下一代，四女八男。古时候兄弟姐妹的排行是按性别算的，王政君在女孩中是老二，上头有个姐姐叫王君侠，下头两个妹妹叫王君力和王君弟。八个兄弟，老大王凤，字孝卿；老二王曼，字元卿；老三王谭，字子元；老四王崇，字少子；老五王商，字子夏；老六王立，字子叔；老七王根，字稚卿；老八王逢时，字季卿。这一堆的丫头人，有大老婆生的，也有小老婆养的。王政君，还有王凤、王崇，都是正夫人李氏所生。据说李氏当初怀着王政君的时候，梦见一轮明月钻进了自己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这可是个产生贵女的好兆头。而后果然生了王政君。王政君不愧是明月入怀生下的贵人，少女时期就非同凡响，光丈夫就“克”死了两位。头一位是平民百姓，青史无名，当然无福消受这位贵人，刚跟王政君订了婚，就呜呼哀哉、伏惟尚飨了。第二位来头可大，是汉室宗亲，封到了东平王。年轻的东平王偏不信邪，下了聘礼，要收王政君为姬，可是也等不到花烛之夜，就驾鹤西游，到阴曹地府做他的新郎官儿去了，倒平白无故让王家得了不少聘礼，发了一笔小财。可是王莽却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心想：我这个闺女命硬，克夫呀！这是什么怪物投的胎，可别克完夫再克父，那我就惨到家了！

不敢耽搁，赶紧请了一位算命先生给王政君掐算掐算。算命先生装模作样算了一阵，故作神秘状，说了五个字：

“大贵不可言！”

就这五个字，顿时让王莽想入非非：“大贵不可言？还要怎么贵？连王爷都镇不住她，莫非还真要给皇上当媳妇不行？”

抱着有枣没枣三竿子的宗旨，豁出去了，花银子，请家教，望女成凤，学习琴棋书画，为未来进行智力投资。

到了王政君十八岁那年，机会来了。汉宣帝刘询的皇后，身边缺少知书达理、精通诸般技艺的宫女，王莽就把王政君献了上去，在皇后的掖庭充当一名“家人子”。家人子，在西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皇孙

妾的别称，另一种是宫女的雅号。王政君要当的，显然是后者，是专门伺候皇后的宫女。王禁想，能问候皇后，必然有机会接近皇上，哪天皇上一不留神，说不定就布施雨露一回，万一龙种惠播、珠胎暗结，生下一个半个龙子，母因子贵，保不齐就此一步登天呢！

王政君在掖庭当了多年的家人子，龙子没怀上，倒差点儿成了聋子！成天深宫寂寞，两耳不闻宫外事，有道是用进废退，那还不聋？——这是笑谈，反正她这一年多算是白干，连皇上是老是少是俊是丑都不知道。很快，太子刘爽那边就传来了消息：刘爽的爱妾司马慧死了。

这年是公元前五十二年，也就是西汉宣帝甘露二年。

自从司马慧死了以后，太子是备受打击，没有心思做其他的事情，眼看着太子刘爽成天没精打采，而且是人比黄花一天天瘦了下去，眼看着就要见阎王爷去了。

刘询看自己的儿子为了一个女人如此没有出息。很生气并且把刘爽叫来训斥道：“这算是什么事情嘛！为了一个女人，萎靡不振，还弄出一场病来，他这个太子还怎么做到底还想不想干了？”

刘询真有点生气了，本来，他就看不惯刘爽那副优柔寡断的样子，比较起来，他更喜欢他和张婕妤生的儿子淮阳王刘钦。刘钦虽然比刘爽小几岁，但生得却是威仪赫赫，颇有帝王之相。刘钦的理政观点也和刘询高度一致，都是讲究以严峻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和刘爽的尊崇仁道、以德治天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钦人也精明能干，办事作风果断泼辣，很得刘询的赏识。刘询曾经当着刘爽和群臣的面，感慨万分地称赞刘钦，说他“真是我的儿子呀！”言下之意，刘爽倒有点变种的疑问呢！曾有一度，刘询还真的动过念头，想把淮阳王刘钦立为太子，同时把张婕妤立为皇后。只不过由于刘爽虽然柔仁好儒，却没犯过什么方向性、原则性的错误，废了他，恐怕遭到群臣的非议，这才作罢。

其实，刘询之所以没有废刘爽而立刘钦，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刘询一直怀念着刘爽的生母许皇后。

刘询并不是顺理成章、平平安安地登上皇帝宝座的。汉武帝时曾经





闹过一场莫名其妙的“巫蛊之祸”，这场实质上的权力斗争，造成了武帝的戾太子刘据那一支脉几乎绝根。刘据的生母卫皇后、妻子史良娣、儿子史皇孙等三男一女，史皇孙的妻妾等，都和刘据一起问斩了。唯独留下了一个人，那就是汉武帝刘彻的皇曾孙、刘据的孙子、史皇孙的儿子——刘询。

刘询当时才是个襁褓中的小娃娃，虽然幸得活命，却仍然被收系在了专门审理诸侯国案件的郡邸狱中，听候发落。

当时郡邸狱的长官叫做丙吉。这是个心地仁厚的长者，他见刘询不过是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却因为戾太子的案件受了牵连，心中很是不忍，就挑了几个谨慎厚道的女犯人，好好照料这个可怜的皇曾孙，还给他换了一个幽静宽敞的地方。丙吉虽然奉武帝圣旨审理巫蛊一案，对这桩“冤假错案”却采取了敷衍了事、能拖就拖的消极态度，好几年都没审出个子午卯酉来。相反，刘询倒在他的关照下，一天天长大了。

有一次，武帝刘彻又病了，按照他晚年的习惯，只要一有病，准得往政治方面去找原因，看看又是什么人在暗中做手脚。于是，那一帮惯于看皇帝眼色行事，善于拍天下第一马屁的东西又有机会展示才华了，他们调查来调查去，没有发现什么骇人听闻的新动向，就又打起了在押犯的主意，向武帝报告说，长安监狱里面有天子气，而这就是你老人家的病根儿所在。武帝也是老糊涂了。下令杀掉所有的押犯。奉命到郡邸狱行动的是内谒者令郭穰，这家伙怀揣圣旨、腰挂宝剑，一心一意想出色完成任务，日夜兼程。丙吉硬是不让他进去。隔着监狱的大铁门，丙吉还振振有词：

“你不就是冲着皇曾孙来的么？皇曾孙，没错，倒是在我这儿关着呢。可你要想杀他，那就没门儿了。我告诉你，就是普通的平头百姓，没有罪名也别想杀他，更何况是皇帝的嫡亲骨肉重孙子！”

整整相持了一个晚上，郭穰到了儿也没能进得去郡邸狱的门。这个被人割去了男人根本，因而心理变态的内谒者令，气得浑身发抖，用他那女人般尖细的嗓子，搁下几句硬话：

“好你个老不死的丙吉，你敢抗旨不遵，当心你的脑袋！”



这可不是几句找面子的场面话，郭攘当真到武帝面前，恶狠狠地告了丙吉一个刁状。

他原本以为武帝一定会大发雷霆，给丙吉一个严厉的处分，说不定真会要了丙吉的脑袋，给他这条忠实走狗出一口恶气。

没想到武帝沉吟片刻，点了点那颗毕竟充满着一代英主的睿智的龙头：

“丙吉的话有道理，朕险些又犯下不可弥补的错误！这是老天爷的意思呀！”

这位英主，终于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大赦天下。

刘询的性命，就这样又一次被丙吉保住了。正是在掖庭期间，刘询娶了他的第一个妻子。

张贺本来打算把自己的孙女嫁给刘询的，跟兄弟将军张安世一商量，正在辅佐年轻的新皇帝昭帝刘弗陵的张安世大不赞成：“大哥你傻不傻？都说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呢！那人是戾太子的后人，这辈子能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穿衣吃饭，就算不错了，你干嘛要把孙女许配给他？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张贺想想也对，这事儿就此作罢。可是看着刘询一天天长大，就冲着故主戾太子的面子，也该给他张罗一门婚事才是呀？自己的孙女不行，干脆寻觅别人家的女孩子吧！找来找去，找到自己的下属许广汉，把这门亲事照顾他吧。

许广汉和张贺一样，也是个宦者，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太监”。

西汉时候宦者的地位很低，大部分是由犯了死罪的人充当。根据当时的刑律，那些死罪的犯人，如果自愿，可以用宫刑来代替死刑。所谓宫刑，就是阉割男子的生殖器，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酷刑罚，受刑者在被处宫刑之后，因创口极易感染中风，为苟全性命，必须呆在像养蚕用的那种保温条件较好的小黑屋里，不见风光蹲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

许广汉和张贺，都是因为犯了死罪而用宫刑代死的，在受宫之前，曾娶过妻生过子。许广汉年轻时在昌邑王刘贺的手下当过负责侍从职务



的郎官。这个“郎”，是当时年轻人跻身上流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梯，一般的大官，都是从郎这一级慢慢提拔起来的。可惜许广汉刚踏上这个阶梯，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从此失去了青云直上的机会。事情的起因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一个马鞍子。有一次，他跟随汉武帝去往甘泉宫，恰好他的坐骑没有鞍子，急中生智，就顺手拿了别的郎官的马鞍子来用。结果自然是被告发，而且被议定为“随皇帝出行而犯盗窃罪”，按律当斩。壮志凌云的许广汉当然不愿就此结束性命，好在还有一条以官代死的路好走，在“性”与“命”之间，他很理智地选择了后者。咋呼一刀下去，斩断尘缘、割去孽根，许广汉成了“了”无牵挂的人。在蚕室熬过一百天，出来当了个掌管宦官事务的小官“宦者丞”。谁知好运不长，这位老兄再一次犯了错误：有一次左将军上官桀谋反，许广汉奉命搜查他的罪证，在上官桀府邸中一间不起眼的偏房里，他看见了同样不起眼的东西——几千根绳索。这明明是一次绝好的将功折罪的机会，可惜又被他错过了，他根本没细想，上官桀又不是开绳麻商店的，要这么多绳子干什么？就是上吊，有一根也就够了。等到第二批搜查人员向上司汇报，说那些绳子就是上官桀谋反的铁证，是用来捆绑忠于皇帝的大臣的，这时候，许广汉才跳着脚地骂自己笨蛋，那活儿没了，难道连眼珠子也没了么？下过蚕室，难道联想能力也随着性能力一起被阉掉了么？

于是又被论罪，被贬为在掖庭看管罪犯的小吏——“暴室啬夫”。许广汉也够窝囊的了，错误是越来越多，官却是越当越小，连身上的零碎也是越混越少了。

正在为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的时候，张贺找上门来了。

“许老弟，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

张贺是许广汉的顶头上司，如今亲自登门造访，说话又这么客气，弄得许广汉受宠若惊，忙不迭地让座，敬茶，还把女儿许平君叫出来：

“快，叫大爷。”

“不用不用。”

张贺笑眯眯地看着丰韵初具的许平君，点头称赞：“这丫头就是平



君？今年有十六了吧？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呀！”

许广汉叹口气：

“你还夸她呢！这丫头命太硬，这不，前些日子刚跟内者令欧侯家订了亲，正说要送过门去，我那贤婿就驾鹤西游了。”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张贺正好接过话头，“走，上我那儿去，咱哥儿俩边喝边聊。”

到了张家，推杯换盏先喝了一气，张贺是欲擒故纵，闭口不谈正事，山南海北地胡侃，倒是许广汉沉不住气了：

“张大人，你唤卑职前来，不是要商量事情吗？怎么……”

“许老弟，稍安勿躁，这就说到正题了。刚才在你家，听你说起令爱平君许嫁欧侯家，欧侯的儿子未及迎娶就一命呜呼，这件事不知老弟你怎么看？”

“这……实不相瞒，卑职和拙荆都认为此女命硬，天生克夫，正商量着找一座尼姑庵，送小女出家呢。”

“不可不可！千万不可！”张贺连忙打断了许广汉的话，“老弟啊！你太糊涂了！令爱之所以未过门而丧夫，不是她的命硬，而是欧侯之子命薄，无福消受令爱这大贵之人！”

“当时曾有一位卜者，也是这样说的。”许广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小女的相貌奇特，是大贵之相。”

“卜者之言不虚！刚才我也试为令爱相过一面，令爱面如满月，气清色秀，神采射人，此乃朝霞之面，相书有云：‘面有神光射人目，男贵公侯女贵后’。令爱果然是大贵之相，大贵之相！”

“大人不要取笑卑职了，说什么男贵公侯女贵后，你看我们许家，从我这儿起，就屡遭华盖遮顶的霉运，沦落为刑余之人，一辈子也别想出头了！一败涂地的许家，又有哪位贵胄豪门肯来下顾呢？”

“有！有！”张贺一拍大腿，身子也向许广汉凑了凑：“在这掖庭之中，就有这样一位贵胄公子！”

“谁？”许广汉的两眼也放出光来。

“皇曾孙，刘病己！”



刘病己就是刘询当皇帝之前的名字，后来他继承昭帝刘弗陵，登上大宝，认为病己这个名字不雅，才改名为刘询。

“他？”一听说是刘病己，许广汉的满心希望顿时破灭：“他不过是废太子的遗孙，一个被人遗忘了的旁枝，能有多大出息？”

“话不能这么说，老弟。刘病己虽说只是废太子的遗孙，可他毕竟是已故孝武皇帝的嫡亲曾孙，和当今天子（昭帝刘弗陵）也算是堂祖孙，血缘关系很近呢！当初，如果不是那场“巫蛊之祸”，说不定他会因为是废太子的皇孙而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此时，张贺觉得自己有些失言，似乎对当今天子刘弗陵大为不敬，连忙往自己嘴上抽了两巴掌：

“打嘴！胡说八道些什么！打，该打！”

打完了，又觉得受了委屈，补偿似地塞了一块肉进去，一边嚼，一边含混不清地继续开导许广汉：

“可是话又说回来，不管谁当皇帝，病己总是刘家的王侯之根，别看他现在倒霉，将来准有出头之日，封王也许谈不上，可至少得给个关内侯干干吧？”

许广汉似乎明白了张贺的用意：

“张大人的意思，小女的所谓‘大贵’，可能就着落在病己皇曾孙的身上？”

“没错！怎么样，我出面给你们两家说合说合？”

“这……还是回去先跟拙荆商议商议，再给大人回话如何？”

“嘻！跟她商量什么？许家还不是你说了算！”

“……”

“不过，回去商量商量也好，走个形式就行，她要敢不同意，你把她休了！”

“是是，就依大人……”

“别再叫我什么大人了，老弟，我还不是捧你，你要真听老哥的，做成了这头亲事，将来指不定谁管谁叫大人呢！”

再干了杯中酒，许广汉悠悠忽忽地回了家。果然，老婆对这头亲事





根本否决。许广汉也是酒壮惊人胆，装腔作势用休书相威胁，好歹镇住了老婆，第二天就把胜利消息报告给了张贺。没过几天，刘病己就喜从天降地搂着娇滴滴粉团团白嫩嫩香喷喷的许平君，当上了新郎官。

许平君嫁给刘病己之后，小两口恩恩爱爱，很是鱼水和谐，时间也抓得很紧，刚一年就制造出了爱情的结晶，也就是现在的太子刘爽。可能真是由于许平君有大贵之相，小两口还沉浸在新婚得子的幸福之中，就又传来喜讯：皇帝刘弗陵驾崩了，溢为昭帝。

对于刘病己来说，昭帝的驾崩，千真万确是天大的喜讯，因为昭帝死时较为年轻，后宫那些皇后嫔妃，虽说人才济济，可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没有一个为昭帝生产出可以继承大统的嫡亲皇子来。国不可一日无君，朝臣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准备从已故皇帝的支子孙中择优录取，选一位品学兼优的来坐龙台。

第一人选是昌邑王刘贺，刘贺是武帝刘彻的孙子，论辈份是昭帝的侄儿，正宜继承昭帝的未尽事业。不过太后和朝臣们对他的品行不太放心，决定先考验考验，再行定夺。经过考核，刘贺既知皇帝宝座非他莫属，就提前行使起皇帝的权威来。一路上作威作福，在济阳向当地行政长官索要“长鸣鸡”，离开济阳后又购买“积竹杖”，到了湖县，更命王府的家奴征寻民间美女，用衣车载了带往京师以备享用。好不容易到了长安广明东都门，郎中令龚遂提醒刘贺：

“王爷，这儿是长安的外城东门，按照规矩，奔丧应该‘望见国都哭’，你应该痛哭。”

刘贺本来就没什么悲伤的，马上就要当皇帝了，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我嗓子疼，不能哭。”

车驾又到了长安的内城门，龚遂再次提醒：

“这回是真正的国都了，你好歹哭两声。”

“内城外城还不是一样？我的嗓子也还是一样疼，哭不了。”

其实刘贺想的是，太后远在宫里，我这么早就哭，岂不是浪费感情？



到了未央宫东阙门外，龚遂第三次提醒。

这次刘贺不敢再说嗓子疼了，因为太后就在未央宫里，哭得不好，皇帝的宝座就飞了，于是点点头，下了车。

一场痛哭，果然中规中矩，天地为之变色，阴云中，竟也洒下几丝雨来。

太后在未央宫里听到刘贺那呼天吁地的哭，惨然点头：“这孩子果然尽孝，就把皇帝玺交给了他吧！”

刘贺平空得了皇帝宝座，未免有点得意忘形，皇帝玺绶还没悟热，就大张旗鼓搞起腐化来了。他把后宫里昭帝留下的那些嫔妃，挑年轻貌美的进行接收，全不顾自己“热丧在身”，也不念她们和自己是婶婶与侄儿的关系，二十七天的时间里，夕夕温柔、夜夜风流，很有点要替昭帝补施雨露、代偿欠债的雄心大志呢！

但他忽视了一点，他以支子孙的身份继承皇位，本该遵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古训，是真是假先干点什么正经事，把基础打牢再说，可他偏偏急不可耐，过早地贪恋花天酒地，忘掉了自己这时正如众矢之的，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呢！

于是，二十七天的荒淫，就成了刘贺一生中唯一的“皇帝”经历，也成了他被废之后的永久回忆。

刘贺被废，朝廷开始了第二轮新皇遴选。这次从武帝的孙子辈向下找，一直找到了曾孙辈。而武帝曾孙中，最有帝王气象的就是病己了。所谓“矮子里面拨将军”，刘病己正是这样的“将军”；又所谓“山中无虎猴称王”，刘病己就是称王的猴子了。

刘病己自从和许平君成亲之后，仍然不改他的一贯作风，每天斗鸡走马，史书上为尊者讳，说他“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这“亦喜游侠”四个字，是班固老先生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其实就是喜欢和一帮市井无赖搅和在一起，打打群架什么的。他曾经因为跟无赖打架闹事，被人家扔到了做盐用的卤池里，搞得狼狽不堪。他也曾经闲极无聊，每天在本朝几位先帝的陵寝所在县治游逛，足迹遍及长安附近的三辅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管辖的地区，并因此而充分了解了“阎里奸邪、吏